

淚餘夢卷 全

202
345

202-345



1200800036763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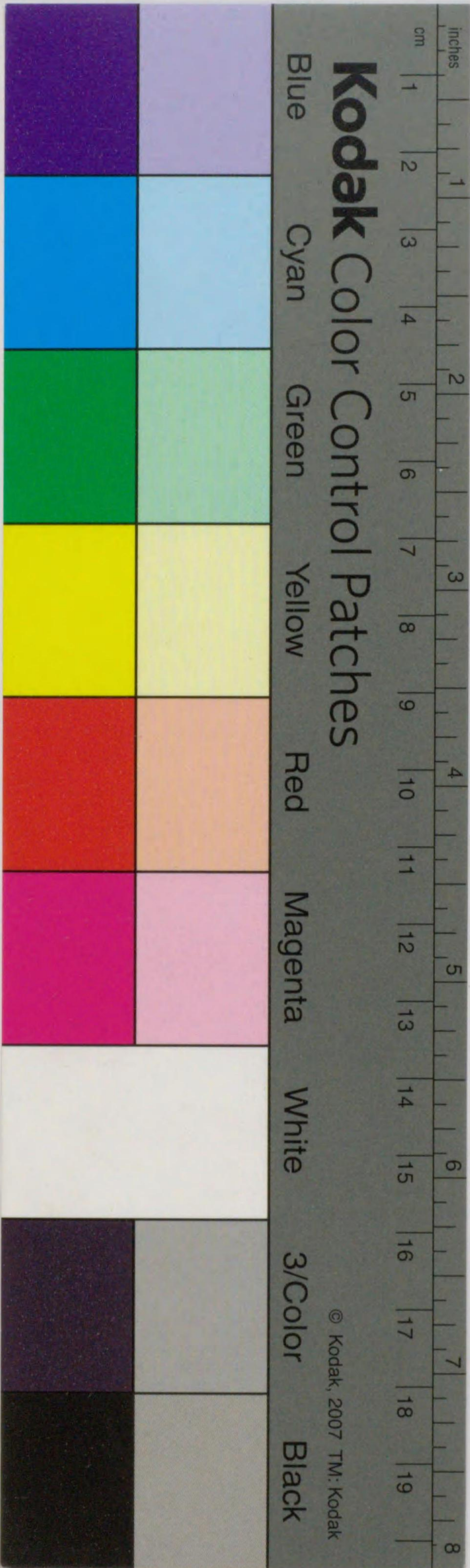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淡餘夢卷序

一止居士不知何許人也。迨
入吾華居國朝。止居士遂

自号一止居士。而其止無常

處。其居無常室。或得半

几而隱焉。或曲一肱而樂焉。



千載一書。尚友古人。求得教
師。見周公於夢。或從蒙
叟。為道之遊。其在近世。另
體幽明。在陽。苟有所感慨。志
無知。無不知。亦與之。其也
神交於一枕。皆其友也。世也

深善。故聞者。其不喪失典
事。見勃然。橫起。扼腕切
齒。而及於此。忠貞。孝。忠。廉
孤節。義。事。見。程。山。德。始。生。
或歎。其。不。遇。或。憫。其。薄。命。
傷。其。冤。哀。其。死。或。泣。或

訴或也。或笑。亦皆在。一夢
恍惚中。多物也。而皆為之。
於詩詞。費之。而視之。見淚
痕。狼藉。滿紙。怪。至。在。耳。
間。著。淚。餘。夢。卷。一。編。之。耶
覺。耶。居。古。名。未。自。忘。之。

况他人乎。一日携来。请余作
此序。余受而阅之。惺然若有所
失。又若有所得焉。某入於醉。以
遊于枕山。名。与。居士。同。一。醉。
故不敢辭之。漫然就。嗟。德。以
冠。于。卷。首。宜。美。哉。其。言。每。檢

束然安知不世有神歸於

此者乎。

義皇其月。書於黑甜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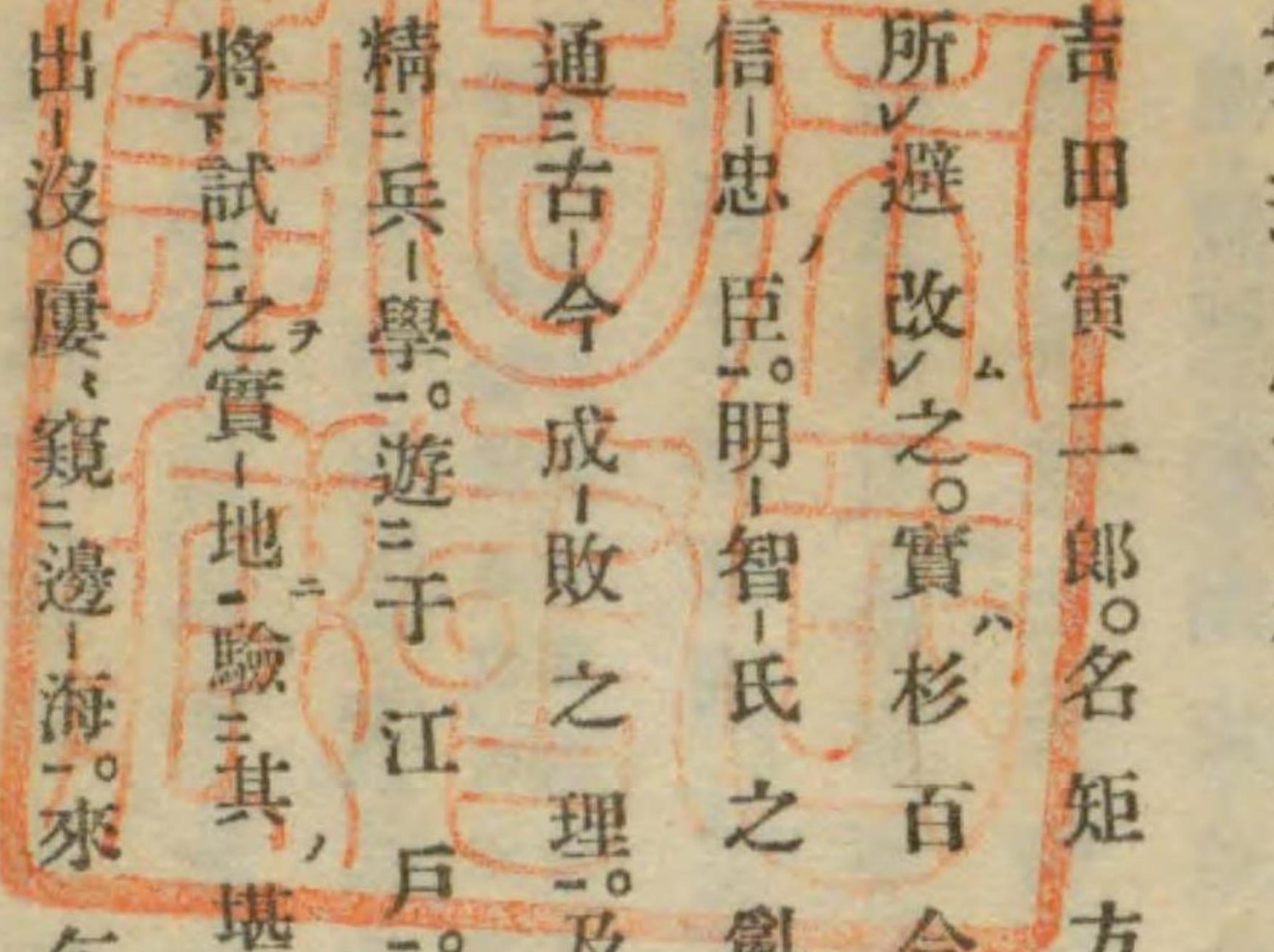
清風自玉水意下。

鳥有道人蕉鹿堪

淚餘夢卷上

一止居士著

尊攘却屬草莽臣。二十一回猛氣振。無奈大聲難入耳。噴然滿世病聾人。



吉田寅二郎。名矩方。字子義。號松陰。又號二十一回猛士。長州萩藩士。幼字大二郎。有
所避改之。實杉百合之助。二子也。見養吉田氏。因冒之。其祖曰松野平助。為中將。織田
信忠臣。明智氏之亂。殉難於二條城。子孫仕于毛利侯。寅二郎幼有大志。涉獵史傳。略
通古今成敗之理。及閱西洋各國吞噬割據之圖。憤然有膺懲之志。既長博極群籍。殊
精兵學。遊于江戶。從佐久間象山。傍學蘭說。其所經歷。危險難苦。備嘗之。未嘗疑懼。
將試之實地。驗其堪否。以為他日之用。其所以號二十一回猛士也。弘化丙午以來。外夷
出沒。屢窺邊海。來乞通親。幕府不許之。而外夷猖獗跋扈。無所不至。猛子扼腕切齒。以
為志士報國之秋也。於是東西奔走。百方周旋。著將及私言一編。上之政府。蓋言外患
將及。宜為之備也。尋上急務條議一編。夷人跳梁。益為不法。而幕府姑息。懼生其釁。無
敢禁。詞其放縱。待之愈厚。應接夷人於橫濱。大饗之。或延之於大城。猛子又著接夷私議
一編。上之。皆不報。象山嘗有策。欲令壯士有志氣者。為間諜。付諸夷船。到海外。探彼情
實。土地風俗之美惡。器械得失之要。以為我駕御之地。猛士於是欲成此策。上書言之。又

對幕吏數々論之。而拘泥苟且。此議遂不行矣。甲寅年。亞米利加使船。又來於浦賀。濫入於金川。幕府信其恐嚇。遂曲從其所求。至此通親互市之議成矣。三月。夷船去金川。至相州下田港。猛士憤嘆痛惜。無如之何。斷然欲果前策。與同志澁木松太郎竊謀之。到三下田。遂投于夷船。夷人疑之。執以送幕府。幕府并佐久間象山下獄。秋皆遣國禁錮。澁木松太郎。以安政乙卯年。病死於獄中。至戊午秋。海內紛紜。猛士著時勢論。以冒天聽。又獻策於某縉紳。於是大忤幕旨。己未夏。護送于江戶。究鞠斬死矣。其在萩府獄。著幽囚錄。以明宿志。所在及檻輿。到江戶。賦詩歌。以遣其鬱悶。詩謂縛吾集。歌謂淚松集。世有傳之者。其臨刑。作絕命詞七古一篇。書之。從容有儀。雖古烈士。不可加云。澁木松金子重輔變名也。吉田寅二耶。撰其行狀。并附錄于左。

安政乙卯正月十一日。金子重輔病死于獄中。友人吉田矩方。已哭而慟之。乃略狀其行。曰。蓋聞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其斯人之謂耶。重輔有才有氣。春秋又富。少曾有酒色之失。己而大悔。癸丑歲。求役于江戶。欲大縱力於學。悒々不得志。會話聖東使船來。浦賀。鄂羅斯使船來。長崎。九月。余決策西行。時余未與重輔相識。重輔與吾友永鳥三平遊。喜其議論。知余西行有爲。奮欲蹤余。未果。余西至長崎。不得策。十二月。再入江戶。始見重輔。具語以志。重輔大悅。先是。重輔自謀曰。欲成奇策。而帶藩籍。事或敗露。至貽禍國家。決然亡。欲歸國。面訣父母。甲寅正月。話聖東使船復來。金川。因留江戶。與余同寓烏山氏。初。重輔首問爲學之方。余曰。離地而無人。離人而無事。故欲論人事。先觀於地利。重輔然之。至此。益讀地誌。旬日。得其要領。其歷指坤輿。大勢頗可聽也。余乃曰。己得其大。宜及其細。因亂抽架書。得禹貢及項羽紀。余授之曰。是可觀漢土矣。重輔讀之數日。三月。和議決定。重輔奮曰。吾留至于今日者。慮或有事耳。今已無事。宜速果前策。因促余。余即從之。五日。同發江戶。時使船將去金川。往下田。因與至下田。二十七日。夜謀。丙投使船。出海外。事不諧。黎明登陸。見捕就檻。檻廣半間。二人交膝而居。寢無衾枕。食僅充飢。余乃作詩數首。示重輔。重輔意氣益壯。時有獄卒憐吾輩者。借示野史數部。獄中無聊。日夕讀之。余語以夏侯勝黃霸事。重輔大悅。四月十五日。送江戶。下郵街獄。自是別繫。不得相見。對吏之日。雖時見其面。不得盡言。且以目示曰。男兒死耳。九月十八日。罪斷。出獄。歸囚于麻布邸。亦不得相通。及送國宿逆旅。始得檻輿。比并。僅通聲息。未入萩。二里。宿明木驛。其明護吏告入萩。亦復別繫。重輔之在郵街獄也。疾疫症甚劇。己瘳。滿身發小瘡。彌留不止。其間瀕死者數矣。出獄之日。不能立。行。席載昇進。臥聞吏讀斷罪文。己發江戶。病益漸。咳嗽連起。護吏甚無狀。重輔往々憤恚。余輒慰之曰。事蹶至此。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重輔笑曰。吾病篤。心喪。乃爾。爾後不復也。至是重輔泣曰。吾病不可起。天下之事。吾不能復見。然吾與君決策入海。其沈尸滄溟。暴骨砂磧。固所不辭。就捕下獄。固期罪死。病不謀生。今則得至此。是皆餘命耳。幸生前一拜父母。然後長。瞑。萬々無憾也。余時知重輔病篤。爲必死。且勉以天下之事。重輔曰。吾命竭矣。雖然。天下之事。吾不敢忘也。己。余繫野山獄。與重輔所繫處。相隔。不能知其病狀。

三

然微聞官有恩命。許其父母視病。暨亦盡心施方也。謂其必起已而遂不起。重輔雖力學拙文筆。故無著述文章。表見于世。發江戶至下田就捕。日記其所見聞。頗詳悉可觀。自署其首曰。大日本無二遊生。幕吏案吾輩履歷。皆收重輔所記為據。重輔好諷詠。日晚途遠。余方深念無言。重輔輒朗誦唐詩曰。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嗚呼如重輔者。無所為而死。可惜矣。今姑狀與余共事始末。以資史氏之採擇云。

金子重輔者。澁木松太郎本名也。重輔已亡。因變姓名。以其先長門阿武澁木人。而右澁木松太郎行狀。猛士所撰載在幽四錄。

誰把鍾犁塞決河。神州安危遂如何。寧須苔石題名字。精義天壤不可磨。

賴三樹三郎。後改三郎。名醇字子春。號古狂生。山陽翁第三子。生於京師三本木。故稱三樹三郎。翁沒後。寓於浪華後藤松陰塾。篠崎小竹翁。以父執故。從之而學。後遊江戶。入昌平校。又以其通家。寓於尾藤水竹塾。弘化丙午上元。江戶火災。昌平校舍悉為烏有。遂東遊與羽航于松前。北經三越。歸京師。初放蕩不羈。至茲折節力學。卓然有所樹立。名亦顯矣。先是海外諸夷。朵願于我久矣。亞米利加人。數來蝦夷松前地方。或來浦賀。或來長崎。以送漂民乞薪水為辭。至嘉永壬子。阿蘭陀人。新報合衆國使。舶來航之事。癸丑六月。合衆國使。舶四隻。果來于浦賀。呈其國書。求通親互市之事。中外騷然。官失其駕御。不能却之。受其國書於浦賀。自是以來。外舶往來於內地。益無所忌憚。會先將軍薨。新將軍未立。百事因循。甲寅正月。合衆國使軍艦九隻。復來浦賀。直闖入金川。放縱恐嚇。求前報。而書辭傲慢無禮。幕吏無敢禁詞焉。物議囂然沸興。既而新將軍初立。尚幼。起水戶。景山老公參預外政。大講武備。令諸國除造大船之禁。新製軍艦。築炮臺。而擢用葦山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出高島四郎太夫於縲。繼舉漂民土佐萬治郎於側。微以專論邊防。又宣布夷書於列藩。議其應答之所宜。且詢和戰之利害。於是中外大喜。以望惟新之治。而久慣治安。諸有司怯懦拘執。多苟且姑息之論。如水戶老公亦為權姦所阻。抑鬱不得如意。數請罷焉。諸侯列伯。雖有上書數百通。無一所用。終決和議。將開港於橫濱。下田新瀉及畿內近要之地。於是物論群起。海內有志輩。無不憤懣切齒。至其將開港於兵庫也。

天朝不肯許之。水戶老公亦私周旋。阻其議。安政丁巳冬。老中阿部豐後守奉其事來京師。以賄賂結於公卿。朝議動搖。將許之。事涉曖昧。遂以幕威。幽水戶老公於礫川。邸尋禁錮於水府西山別莊。而正議之公卿數十廢黜。京師江戶浪華草莽有志輩文學士。慷慨義勇者。一時幾十百人。一網打盡。子春亦繫縲於江戶。在郵街獄。作家書寄于內。有詩云。芝海春寒嚴。新鶯聲未融。遙思京洛柳。孀々不堪風。已未冬。斬死矣。絕命詞曰。排空手欲拂妖氛。失脚墜來江戶城。井底癡蛙過憂慮。天邊大月自光明。身隨鼎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

五

聲。風雨他年苔石面。誰題日本古狂生。

睜心膽不消磨。百鍊精剛是大阿。請看應天門外雪。澆來熱血斬妖魔。

水戶藩士。佐野竹之助。黑澤忠太郎。蓮田市五郎。齋藤監物。大關和七郎。廣岡久太郎。山口辰之助。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鯉淵要人。廣木松之助。福田市藏。增田金八。關哲之助。海藤崎之助。高橋多一郎。薩州藩士。有村治右衛門。弟有村治助。以上十有八人。安政七年庚申三月三日。要大老井伊掃部頭於櫻田門外。刺而殺之。今日以上已之賀。諸列侯登營。五鼓。大老將至。于朝。駕已發。邸時。道路雪深數寸。春寒墜指。十八士衝寒突出。力戰克之。即時戰死者四五輩。佐野竹之助。黑澤忠太郎。蓮田市五郎。齋藤監物。四士。至閣。老脇坂淡路守邸而自首。其他至細川藩邸。自首者七八士。皆袖一書。劾井伊掃部頭之大罪。訴其旨趣。其書忠憤激烈。天下傳而稱之。今略之。彥根藩士。死傷者二十餘人。高橋多一郎。有村治助。脫而遁去。蓋非貪其生者。將必有其所爲也。幕府追捕甚嚴。多一郎至於浪華天王寺中某院。付遺書及絕命歌於主僧。屠其腹而死矣。高橋氏。其祖仕于甲州武田氏。多一郎爲其祖先。建碑於甲府。自撰碑文。記其來由。至今春碑全成矣。而後赴于櫻田之事云。其所佩刀。武田氏以來傳家之名刀。今傳諸天王寺某院云。有村治助。不知其所終。或曰歸幕府棄市。自首者十有餘人。今年改元萬延。八月十五日。水戶景山老公。病薨于幽處。爾後水藩俗論沸騰。慷慨氣節之士。不能自安焉。松延積輩。三十有九人。奔于江戶。到薩邸。請托其身。其他亡命脫走者亦多矣。時江戶有匿名詩。賦櫻田之事曰。水氣凝來春尙寒。東風吹雪滿乾坤。應天門外重三日。視作桃花是血痕。起句言水府。應天櫻田。國音相通。

國步艱難不惜身。澆來熱血劾姦臣。關東有這眞男子。八萬人中是一人。

堀織部正。幕府旗下士。以高二千石。爲外國奉行。癸丑甲寅以來。外夷頻々。濫入近海。傲慢無禮。無所不至。時太平日久。苟且偷安。無有敵愾之氣。而織部正。獨慷慨奮勵。百方斥之。以故爲奸邪。所不能行。其所志。其怯懦者。畏彼之恐嚇。其貪墨者。甘彼之利誘。其所要求。悉許之。於是和親交易之議。成矣。至印行其條約書。以宣布於天下。閣老安藤對馬守。爲之巨魁。其罪實過於井伊掃部頭。織部正。屢面斥庭爭。以阻其議。卒投一書。鳴其罪。以死諫之。曰。外國尹堀某。謹白。安藤對馬守。閣下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嚮不顧微軀。激論妄言。而不服於閣下之議。罪當萬死。乃碎肝腦。絞心血。述鄙言。以奉閣下。閣下請少容焉。抑外虜航海以來。公議百方。不決於戰守。而決和親。是時事之變。不可如之何。切齒扼腕。臣深患之。嘗奉鄙言。頗有所容。而東馳西奔。預其事。固臣之職。豈可不竭乎。然誰其無忼慨義烈之志哉。然而時事之變。不可如之何。夫溺於公上之寵祿。恣意妄行。無敢顧忌。犯其大義。不可以算也。就中。有四一大罪。請陳之。墨夷都督米理弩留者。屢出入於貴邸。專論吾之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

如師父。為曲。邦家之大典。刑數。件。是其可怪一也。彼與閣下。結伯仲之義。贈衣帛。珠玉等物。巨萬。閣下酬之。以慶長正保金一萬鎰。是其可怪二也。彼醉倒之際。戲於閣下之侍妾。閣下却與之。是其可怪三也。彼請築居館於殿山。一月以八百鎰贖之。閣下又許之。是其可怪四也。此四事。既犯大義。莫甚焉。然而竊聞彼專論廢帝之事。閣下

德。憑其議。使國學者。搜索其舊典。私議其事。其謂之何哉。臣至此血淚如雨。鐵腸如裂。聞之。誰無慟哭。仆地者。實天下之大賊。天誅固所不容也。其顛末已於彥根大老。亦可見也。是臣所以為閣下深憂之也。雖道路流言。悉不可信。舉天下人皆知之。然則其罪已明矣。是臣所以誓不服閣下之議也。閣下若不忘我神州之大義。則斷然改其志。悔其過。奉忠也。臣今屠腹而死。其言也必善。閣下請少容焉。臨書。不堪泣涕。漣々之至此。書忠憤激烈。實吾

神州三千年來。未曾有之文章也。謂之過於宋胡銓。請斬秦檜。王倫疏亦可也。幕府旗下。士稱八萬餘騎。而陷溺於太平遊惰之風。習驕奢安逸。無有骨鯁氣節之士。某詩云。君辱臣死。是此時。虎頭狼領。來相窺。廟堂一日苟安計。八萬人中無男兒。當今關左。陵夷不振。真如此詩也。今有若織部正實。八萬騎中僅一人而已矣。或云此詩梅田

源二郎所作。未知是乎否。

嘗論洋害著千言。又說神州吾道尊。三歲囚繫身病沒。義名猶與遺書存。

大橋順藏。名某。字某。號訥庵。江戶人。以儒學遊事于戶田侯。越前據慨有氣節。嘗患外夷覬覦。為中吾

神州之害。著關邪小言。排斥之。及安政丁巳年。和親之議決。條約已成。訥庵痛論其不可。上疏數通。無所隱避。為奸吏所惡。百方羅織。遂就縛下郵街獄。至文久二年壬戌夏六月。

天子有詔。解獅子王院宮以下。鷹司大閣。近衛前左府。尾越兩公之幽蟄。水戶景山老公。追賜從二位大納言。及赦。列藩正義士。草莽有志輩。凡以時事流竄廢錮者。訥庵亦有赦。命時罹疾已篤。不及歸其家而沒矣。惜哉。內子某氏。名阿貞操有婦道。敏惠

果決。雖流離顛沛。間不失其故步。賦和歌述其幽懷。著有夢路日記。

廟堂無奈誤通親。洋舶如城壓海濱。一片心腸赤於火。燬來夷館都成塵。

南木四郎。未審其字。號鄉貫。聞數以奇節。冒大難事。前後四回。鮮有世知之者。獨稱其燬殿山夷館之事。初外夷通親之事起也。悉出於幕吏貧墨怯惰。如安藤對馬守。主張其議。許築夷館。於是殿山四方幾十萬坪地。為醜虜所據。大運土木而築之。其高大壯麗。無可與比。從地勢高低。而鑿濠池。起樓櫓。俯視大城。而扼其咽喉。海內聞之。莫不痛惜。怨嗟。四郎挺然奮起。夜放火其館。而燬之。而築館之議卒止矣。世皆快之。幕府尚逐捕其人。甚急。竊亡於京師。潛伏於長州藩邸。其知不可終免也。屠腹而死矣。

結成忠讜鍊團々。遺憾電光逸老奸。休道上元輸上巳。猶教狼膽虎肝寒。

文久二年壬戌。去年辛酉改元正月十五日。朝賀。諸浪士刺閣老安藤對馬守於大城東門辰一口。

而不克。浪士豐原邦之助。越後人。本名川本。壯太郎。年二十歲。吉田政之助。常州河原子村人。本名黑澤五郎。去歲有浪

云。年廿歲。淺田儀助。水戶藩士。本名山田。相見千之助。常州人。本名高田。三島三郎。仕于堀織部正。三十歲。

細井忠齋。水戶藩士。本名平山兵助。廿一歲。以上六人。各變其姿。為醫師或僕隸商價者。而袖小銃以待。駕

之來。放之為號。既而短劍突入。志在獲其巨魁。安藤從士數十人。亦善防之。對馬守捨

駕而走。追刺之不殊。遂遁。時閣老久世大和守亦將朝。途聞此變。來援。六士縱橫當之。

奮鬪尤烈。而衆寡不敵。力竭皆斃矣。檢其屍。各懷一書。題曰。斬奸旨趣。其書數千言。忠

直切剴。陳其罪惡數十條。欲為國家除其患害也。客歲冬。以皇妹尙於大樹。吾

皇國開關以來。未嘗有此儀也。而幕吏奸詐。詭偽百出。以蒙蔽天聽。將以

成其開港互市之本謀。對馬守為之首惡。亦其一罪也。安藤久世。各削其封。一萬石。

蟄于國邑。有內田萬之助者。水戶藩士。本名河邊。佐治右衛門。三十歲。後期不及于上元之事。以同盟故。至長州

藩邸。自訴其本志。屠腹而死矣。

勤王攘夷勢已窘。列伯群侯恬不憫。方今無地消幽鬱。聊漏南朝宿世憤。

浪士十有六人。三輪田綱一郎。諸岡節齋。建部建一郎。宮和田雄太郎。高松十輔。青柳

達丸。長尾柳三郎。中島榮吉。小室利喜藏。以上九人。未審其鄉貫。仙石佐太雄。石川一。以上二人。因州支

野呂久左衛門。岡元太郎。以上二人。備前藩士。西川善六。未審其鄉貫。或長澤真事。大庭恭平。以上二人。會津藩士。

等。毀京師等持院所置。足利氏數世之塑像。取其頭。疏嘗蔑視天憲。恣逆意之。狀。暴之

於三條橋。時會津肥後守。以京師守護職。在黑谷。戍營。頗假幕威。恣凶虐。即時分兵卒。

索捕之。三輪田以下。諸岡。建部。宮和田。青柳。長澤。大庭。長尾。八士。就縛。斬死。高松。仙石

二士。與之戰。自及而死。其他中島。西川。石川。小室。野呂。岡六士。遁去矣。初。天朝

數諭幕府。以鎖港攘夷。且再度有別。勅使東下之事。而無遵奉之意。且缺恭順

之禮。近日殊多失政。於是乎有此舉也。此舉也。雖似於兒戲。乎其發於忠憤慷慨之餘。

以之聊漏其敵。愾抑鬱之氣也。凡草莽間若此輩。幾十百人。雖有或涉過激。徒死無益。

乎事者。然神州正氣。所存亦可以見也。

淚餘夢卷下

一止居士著

誰道書生味事機。欲攘醜虜張。
皇維耿然一隻明銀海。想看山城草檄時。

松本奎堂。名衡字士權。通稱謙三郎。三州人。曾學於昌平校。後下帷於浪華。與友人松林某岡某同寓一廬。號雙松岡。以致授徒。弟後移住京師。為人癩而眇一目。沈毅寡默。而論時之治亂事之利害。則能辨晰其理而後止矣。嘗有某老先生。性甚貪吝。奎堂投刺乞謁。執糠瀆羅菑三根。竹皮包之。以為贄。其人耻而抑損云。及大和事起。與藤本鐵石輩同戰。死於十津川。

鍊石磨成鍊石腸。素心曾愧帝秦狼。孤城一敗荒叢底。埋沒雄魂英骨香。

藤本鐵石。名鑠字鑄公。通稱津之助。備前人善畫。歷遊四方。後寓伏見。又住京師。文久癸亥夏五月。以幕府因循不奉。朝旨群公諸卿私決攘夷策。以謀天子親征之事。謂錦旗一動。則雖幕府因循不可征夷。職掌不以奉先鋒之命於

是。天下勤王之徒。欣躍鼓動。以望此議。既而草莽之士。五十餘人。從侍從中山公子。起兵於大和。將欲執其戈。以爲六軍護衛之前驅。京師守護職。會津肥後守。與薩州別封島津三郎。囑中川親王。專主張幕意。阻之。

朝議亦動搖。七月十七日。夜京師戒嚴。薩會二藩。以兵威逼禁門。假

朝旨。以逐長藩禁門守衛之兵。長侯父子。亦

不能居京師。即時歸國。轉法輪三條西三條。以下七公卿。皆獲罪。其夕卒去京師。西入

長州。既而大和諸浪士。亦負反名。據於十津川而戰守。士人數千。悉從之。奎堂鐵石。惣

裁軍務。秩然有規律。云。紀州加州。彥根藤堂郡山諸軍。奉幕命來攻。數與之戰。不屈。暨

其勢已蹙。力戰而死。其他或死或擒。其與中山公子同奔於長州。或散逸諸州。而免者。

亦數十人。吉村虎太郎。伊藤三彌。吉田重藏。那須真吾。宍戶彌四郎。林兵次郎。磯崎豐。

前田繁馬。杜下傳兵衛。牧岡鳩齊。木村楠馬。石川一。田前養治郎。田中楠之助。市川清

一郎。永野一郎。保母建。辻郁之助。水野隼人。竹下熊雄。水野榮太郎。船田彥次郎。尾崎

要藏。和田左市。原一作水野善之助。池內藏太。島川清三郎。小川佐吉。山口松藏。上田

宗兒。福浦本吉。半田門吉。尾崎濤五郎。田中彌兵衛。和田登一。葛田清馬。島崎浪間。安

藤斧吉。鍋島米之助。關爲之助。澁谷伊豫作。酒井傳八。尾崎太郎。安積五郎。岡留次郎。

田口養次郎。中垣謙三郎。荒卷半三郎。伴林六郎。尾崎清太郎。鶴田陶司。江頭種八。安

岡斧太郎。土居佐之助。一作島田省吾。澤村幸吉。長谷川一郎。森下儀之助。無下字。安岡

嘉助。一作原田龜太郎等。以甲子二月十六日。在京師二條獄。斬死矣。原田龜太郎。備

中人。森田節齋。有其肖像記。并錄于左。

門人。原田龜太郎。被刑之後數十日。其父市十郎翁。持遺像及獄中書來。曰。願先生。因

此書記。此像。余展像觀之。意氣慨然。容貌逼真。乃使翁讀其書。正席肅聽。翁讀曰。二月

某日。不肖子龜。泣血頓首再拜。奉書大人膝下。去年八月。侍從中山公子之舉義兵。於

大和也。龜亦與焉。戰敗。龜等數十人。就囚。繫京獄。已被刑者數人。龜亦自分必死。夫

誰不蒙父母之恩。而如龜也。尤深。今不能報萬分之一。反使父母罹此憂。不孝之罪。其

謂之何。翁至此。飲泣不能讀。余亦泣。已而又讀曰。雖然。龜之死。爲義。非徒死也。請恕其

罪。弟妹友愛。代龜孝養。是所願。龜泣血頓首再拜。森田益曰。大和之舉。余未知合義與否。

姑書之。爲遺像記。以待天下後世。定論焉。元治甲子秋八月。節齋森田益撰。

壯志多年氣拔山。千磨不磷幾間關。獄中無筆還無墨。尙有詩篇落世間。

平野二郎。筑前人。幕府交通外夷。日蜜。而海內沸纒。有吸々乎不可援之勢。二郎奮然

挺起。自脫藩籍。浪遊四方。以募同志。西入薩。說以當今之事務。而國論大動。薩侯。安政

庚申春。參府途上。聞櫻田之變。歸于國。既三年。以病辭東勤。於是公子嶋津三郎。或稱和

父。代之東上。二郎將與諸浪士。要嶋津氏。以舉事。伏

以來。幕府不遵。奉

敬慮。恣交通外夷。結盟約。開互市。不顧內地。費弊萬姓。塗炭。若非以此。時糾正。幕罪。振地

皇祖以來三千年。

神州不披之鴻基。為醜虜羶腥所滅。海內蒼生。為被髮左衽之俗。且既許開港於兵庫浪華左界。今此三港。為外夷所據。則宇內有中断之勢。腹背受敵。以絕首尾。應援之路。

輦轂之下。直受彼之蹂躪。至其時。則雖有百萬知勇之士。無復奈之何也。薩州島津三郎。今將上京。頗有勤

機而舉事。時不可失也。仰願速斷。王之志。草莽有志輩。將乘此

鄙人。平野二郎。臣誠恐誠惶。頓首百拜。而島津氏別有所策也。不肯同於浪士。反沮之。

自浪華至伏見。先斬浪士及其臣。不用命者十數人。而後入于京。諸浪士在伏見客舍寺日屋。

傳藏。有馬新七。森山新五郎。西田直次郎。橋口壯助。柴山愛次郎。田中兼助。通五。右衛門。輩八人。其他逸姓名。薩人美玉三平。脫走潛于但州。後在奧野銀山戰死。於是諸浪士。東西散亡。時

筑前侯。亦將東勤。二郎要之於播州加古川。密謀此議。本月十三日也。筑侯猶豫不決。以

十五日。回駕歸于國。縛二郎而下之獄。當此時。

天子詔于公鄉百官曰。朕惟方今時勢。戎狄猖獗。而幕府失其措置。天下騷然。萬民苦于塗炭。

朕深憂之。仰耻。祖宗俯愧蒼生。間幕吏奏曰。近來國民不協。和。是以不能舉

膺懲之師。願降嫁。皇妹於大樹。則公武一和。而天下戮力。以掃攘戎狄。以故

曲從其請。既而幕吏連署。又奏曰。十年內。必攘外夷。朕甚喜之。抽丹誠。祈神明。

以俟其成功焉。而昨臘。和宮之入關東也。使千種少將。岩倉少將。命天下大赦

之事。且喻曰。雖國政大小。悉委於關東。如外夷交際。實國家一大事件也。凡係國體者

咸問朕。或使二三外藩。臣與聞之。而後定焉。幕吏奏曰。詔旨事甚大。難遽奉行。

願暫猶豫焉。而頃日。列藩上書。獻謀議。如薩長二藩。殊面奉聞國事。且南海山陽西國

忠義之士。諸州群起。密奏曰。幕府姦吏。蔑視王室。親睦外夷。物貨濫出。國用耗絕

萬民實困之。其極。將至受夷虜之管轄。冀奉。變與於函嶺。以誅其奸吏。又曰。除

太平偷安游惰之輩。又曰。不待幕府奉命乎。否。合三五畿七道。諸侯伯各奏掃攘

功。今其衆論。雖悉出于忠誠。憂愛之至情。事或涉過激。因使薩長二藩鎮。寧其黨。以召幕

老吏久世大和守。而往復遷延。未告唯諾。然則先行昨臘所喻之大赦。今大樹尚幼。實

未能有所知。唯幕吏因循怯惰。是以撫御失其宜也。如是則國家傾敗。可立而埃也。

朕日憂懼焉。所謂偷一日之安。而忘百年之患者。聖賢遺訓。可以鑑矣。宜內脩文德。外

整武備。斟酌衆議。以折其衷。欲使德川氏振興祖先之功業。以張天下之綱紀。因策三

事。其一曰。欲令大樹率大小牧伯而上洛。以議方今之事務。以決攘夷策。上慰

皇祖之神靈。下定草莽義士之所向。以和育萬姓。比天下於富岳之安。其二曰。依豐臣氏

之舊。使沿海之大藩。稱五大老。以咨決國政。撫御外夷。則環海武備。必堅固。確然有掃

攘之功耶。其三曰。令一橋刑部卿。稱大樹。後見越前中將。任三大老職。以惣裁幕政。則膺懲

之師。必舉焉。此萬姓之所望。

朕意決於此。今將下別使於關東。令幕府選此三事。以咨行也。是以周詢汝三公九卿

百執事。無有所隱避。各啓汝心。宜奏讜言。於是。三位大原重德。鄉任左衛門督。下於關東。雖幕府。摸稜含糊。不可不以奉。

越前惣裁等之事。亦皆奉行焉。先是有大赦之令。二郎輩皆有赦命。幕府以會津肥後守。為京師守護職。某月日。大樹上洛。而車駕幸於加茂岩清水。大樹以下。公卿百官諸侯。伯供奉。誓告神明。以下掃攘夷狄。安靖宇內。而幕吏尙摸稜。託事於左右。開鎖之論。未有所決定。大樹無奈之何也。遽下浪華。以攝海守衛為名。而竊航于蒸氣船。遁于江戶。越前春嶽。亦將辭職。而不請。

然起矣。有大和行幸。鳳駕親征之議。諸浪士舉兵於大和。既而京師變動。長侯父子得罪。七公卿去京師。入周防山口。主水正澤公。竊出周防。據於但州。與野銀山。舉兵招集諸浪士。二郎輩數十人皆從焉。而倉卒間。軍議不協。和器械亦不備。近國諸藩。以幕命出兵圍之。而同士戰亡。或散逸。澤公亦不知其所往。二郎被縛於豐岡藩。尋繫於京獄。而斬死矣。其在獄中賦詩。無筆墨。可以寫之。乃拈紙片糊于紙。以作字形。而寫其詩。述其幽懷云。

傷時嘗抱杞人憂。失脚終為楚國囚。家有雙親空待汝。幽魂飛渡北溟頭。

橫田友次郎。因州鳥取人。在與野銀山。與平野二郎。同為豐岡藩所縛。繫於京獄。同時就戮。家有雙親。老病皆臥床。恐有聞此凶音。促其死也。絕其音耗。不敢告之云。

千秋吞恨瘞荆榛。南八男兒是霽猶。有村民供香火。蕭々細雨濺荒墳。

與野銀山敗後。諸同盟散亡。南八郎與薩人美玉三平以下十有餘人。在山口村。與諸藩追兵戰焉。奮勇突擊。敵兵披靡。無敢近者。美玉三平身蒙十餘創。尙馳突於亂槍飛丸間。未曾退一步。而八郎亦蒙數創。知事不可為也。使同士先自殺。已悉介之畢。而自踞於一巨巖上。從容屠腹。而反其刃自刎其頸。墜岳下而死矣。死後有靈。土人厚葬之。祈乃有應云。

千磨志業奈難伸。終為奸邪誤此身。一句誦來知是讖。旻天何意殺忠臣。

多田彌太郎。名立德。字成鄉。號海庵。但州出石藩人。壯年好學。善文章。有經世志。而無有二人知之者。先之有逆意者。藩內大亂。藩祿減半。爾後紛紜多難。海庵百方周旋。有挽回國難之意。大觸忌疑。禁錮十有餘年。而日益讀書。不知身在縲紲。著書數十部。後值赦。再遊四方。元治甲子秋。諸浪士舉事於但馬。與野海庵亦與焉。敗後。潛於京師。幕府追捕之令甚急。藩吏恐其後患也。竊令藩士某々刺而殺之。門生舊故相謀。立石其地。題云。知海院忠龍日天居士海庵嘗有詩云。旻天云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未掣鯨鯢橫碧海。自期鷹隼擊蒼穹。千秋遺恨身先斃。鴨水風寒血淚紅。

宮部鼎藏。肥後熊本藩人也。與長藩吉田松陰親善。以師友事之。松陰亦知其有所爲也。厚相結納焉。及其檻輿護送于江戶。悉以後事屬之。嘗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鼎藏也。鼎藏深憂外夷覬覦之患。然而松陰既就戮。世事愈蹙。百折千挫。未嘗遷其志。與同藩士轟武兵衛。魚住源次兵衛。長島三平。松村太成輩。相與周旋。將以身殉於國事。而有賊夜刺侍從。小路由公於禁門內者。公銳武絕倫。手不持寸鐵。與賊數輩角鬪。既奪其賊刀。持之突擊。奮進。賊遂辟易逃去。而身蒙數創。流血淋漓。衣皆變紅色。尙杖其賊刀。倚一侍臣肩。步而歸。其邸不脫冠帶而薨矣。街議囂然。而無有知賊之蹤跡者。鼎藏憤歎痛惜。百方物色之。欲必獲其賊報之。而遂不得果其志也。後七公卿之去京師也。文久癸亥。鼎藏扈三條黃門公。至防州山口。東奔西走。又去入京師。時遂捕浪士甚嚴。鼎藏館於三條橋池田屋。爲會津藩追兵所圍。力戰而死矣。播州林田人大高又次郎者。亦爲亂兵所斃云。甲子秋七月初五日也。至今年冬。有討長之事。七道諸藩奉幕命。將以明春正月某日發矣。各就國受其約束。先之。七公卿並長侯父子。在周防山口。恭順謹慎。不敢抗。朝命幕令。然而防長二州士民號泣哀痛。訴其無反心之意。而問罪之師既越。幕府命諸藩討之。明年慶應紀元乙丑夏。大樹西上。將自討之。閏五月十有六日。大旆發江戶。防長士民哀訴百端。而下情不激。大兵既臨四境。閣老小笠原圖書頭。在藝州廣島督諸軍。召長藩老臣重職者。而糾問之。而宍戶備後介。小田村文助。至廣島。往復辨論。不肯伏其罪。既而幕兵襲入大島郡。兵端已開。而廣島口諸藩兵屢敗。宍戶小田村二士逸去。歸于國。於是二州之士民戮力同心。防之愈固。既而大樹改討長。爲上洛。入京師。稽留不進。石川濱田自熾其城。而潰散。豐前小倉亦開城而去。長藩奇兵隊之士。取而據焉。石州一國悉屬於長州。而大樹有病。尋薨矣。諸藩之師。往々引去。小笠原圖書頭亦航於蒸氣船而逃去。天朝有勅。免長侯父子罪。七公卿亦有其罪。尋有歸朝之命。而鼎藏終不能有所爲而死矣。可惜哉。

江湖黯淡恨須吞。消息遙傳血淚痕。遺骨空澆燕都雨。故園猶有未招魂。

須山萬。字十千。伯州日吉津村人。啓藏二子也。嘗學於京師。又遊江戶。元治癸亥秋七月。京師變動以來。長州藩邸在三都間者。以幕命悉毀之。且長人在其地者。必捷捕之以。故草奔浮浪之士。亦皆不得容身於三都間。十千曾以事屢犯幕威。以故捕之甚急。而與長人某。尙留潛伏於麻布別邸。遂就縛。戮死於郵街獄中。啓藏業鑿。後仕於鳥取藩。列於鑿員云。

姦權猛焰勢如燒。欲控餘湍遏熟焦。水氣結成千尺雪。越山春冷怨難消。

武田伊賀守。號耕雲齋。水戶藩士。與同藩藤田小四郎。以下五十餘人。舉事於下野太平山。其本謀。蓋欲下向橫濱。攘外夷也。而道路隔絕。沿道諸藩亦阻之。不得己。而據此地。

云。幕府命關東諸侯討之。而守險阻。死戰屢戰。皆勝之。雖然。此戰也。固非其素志也。欲戰則既無全勝之理。欲訴其無反心。則不得所訴。騎虎之勢。不可以中止也。遂以甲子冬十二月。一軍千餘人。經岐蘇路而西上。彥根藤堂諸藩。皆有其備。以幕命拒之。勢已蹙矣。轉自越前入加賀。雪深數尺。而糧食乏絕。終因於加賀藩告其旨趣。主謀以下二十餘人。代諸卒命。屠腹而死矣。

和戎策就事紛如虜使傲然入帝居一臂聊期支國脉寧論蠟斧向奔車

真洞道人。大和國某地。親鸞派某院僧也。自稱三枝茂。侍從中山公子之舉義於大和也。與伴林六郎輩。入十津川營戰守焉。事敗而脫出。北入因州而潛匿焉。慶應丁卯冬。時事愈蹙。有康爛鼎沸之勢。不能自安焉。去遁但馬。遂歸于大和。展其父母墓。又遊京師。翌春戊辰正月三日。伏水之事起矣。尋有

王政復古之命。而外夷交際。有加於德川氏之舊。同月某日。各國虜使參朝。朝廷厚待之。諸藩兵仗森列。饗帳尤盛。夫癸丑甲寅以來。開鎖論起。幕府信外夷之恐嚇。因循姑息。無有決議。海內擾亂。以至其覆滅。其原皆無不由於外夷交際之事。其人心所向背。可以知也。即今

所注也。真洞獨疑有其關係於國體也。與同志兩三輩謀。不敢自量。欲以一臂回洪波於既崩。於是。要虜使於途上。擊之而不克。遂就于縛。二月初四日。戮死焉。真洞為溫厚和順。而有氣節。而風流瀟灑。頗脫蔬筍氣。善書畫。又好詠和歌。傍工篆刻。其書畫。雖片紙斷簡。人皆寶愛焉。

一、幕府諸將於東洋... 二、... 三、... 四、... 五、...

三首

... 五言... 七言... 八言...

題淚餘夢卷後三首

題淚餘夢卷後三首

暫見天傾又地翻妖氛籠日正昏々可憐多少好男子半死幽囚
半死冤
悲憤草來爲雪冤一枝管慰九原魂卷中萬有三千字字々閱過
總淚痕
一部史詩留泣痕堪看筆力有千斤想君當日無窮憾且向斯篇
洩幾分

直枝萬里拜草

202
345

大正四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大正四年三月廿八日發行

〔定價二十五錢〕

不許
複製

編輯兼發行者 佐伯元吉
島取縣東伯郡倉吉町大字東町五十四番屋敷
印刷人 遠藤廉治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六十八番地
印刷所 公木社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六十八番地

